



一种精神，一条新路

南海实验初中九(13)班
学生记者 范晶榆(证号B389)

在这个世界上，有人发明了各种规则，于是剩下的人就痴了般遵守旧规，以至于墨守成规而活在过去。

在这个世界上，还有人惧怕着看不清的未知，失去了祖先探索世界的勇气，在旧路上一遍遍踩踏前者的脚印。

倘若人人如此，人人止此，那么人类的社会将不再能拥有前进的长久动力，只有拥有并坚定着敢于挑战新事物，踏上新征途的勇气，学会并保持不那么重视世俗非议的毅力，才能成长、发展，甚至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。

这条新路，是对于勇者踏上新途的嘉奖。

鲁迅赴日求学，学的是医，后回中国，为救国秉笔，秉的是文。这弃医从文的转变，是当时的知识分子为实现救回中国而踏上的新路。他以笔为钟去唤醒那个时代的中国人麻木的思维和僵化的思想。他们做到了，新中国的青年同他们一起呐喊，一起奔向一个崭新的中国。

这条新路，是努力后通向成功的光明大道。

二十世纪五十年代，二十多

岁的陈景润将身心奉献给了中国的数学发展。在阅读当时已是数学大家的华罗庚的著书时，敢于质疑其中得到多方认可的“他利问题”，甚至写下自己的思路及演算过程证明。他的举动，又让中国数学发展向前进步。

这条新路，是坚持自我敢于突破的勋章。

杨振宁早年赴美求学，学成归国后为祖国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在面对“字称不守恒”的问题时，他不顾所有赞同票，从国家根本利益和实际情况出发，力排众议。在求学阶段，杨先生也勇于打破学界遵守了多年的定律，并发表自己的见解。

这条新路，亦是热衷于追逐梦想后收获的喜悦。

神舟十六号航天员桂海潮，本身为航天院校博士生导师。在得知有机会上天后，为了童年梦想艰苦奋斗，刻苦训练，最终成功圆梦，登上太空。

这种敢于踏上新路的勇气，不论在现在还是未来，都至关重要，是人类向前的不竭精神动力。

当我们从内心深处拾取这种力量，在脑海中根植这种精神，一条全新的、繁花开遍、人声鼎沸的路将会在你面前徐徐铺开。

海上精灵



普陀东港中学七(2)班
学生记者 王艺璇(证号D1106)

清晨，海面上还笼罩着一层蒙蒙的薄雾，突然，几道灰白相间的影子冲破了雾的阻碍，掠过海面。是海鸥!

雾渐渐散去，一只海鸥突然一飞冲天，犹如战斗机在天空盘旋了几圈，随即又如火箭般冲向海面，一头扎进水里，又极速往上飞。只见一条鱼正在它的嘴里拼命挣扎，转眼间就被吞入口中。这个瞬间犹如一声号角，一只又一只的海鸥相继冲入水中，捕食着美味的早餐。不一会儿，它们仿佛吃饱了，自由自在地乘着风悠悠飞翔，庆祝着这场“战争”的胜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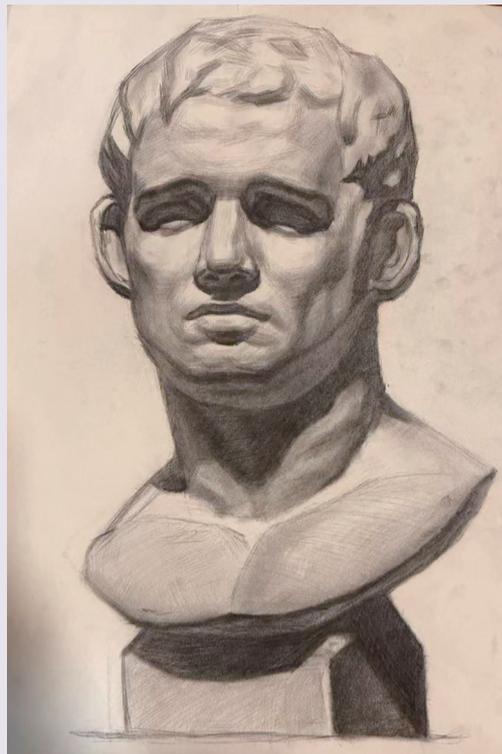
“酒足饭饱”后，它们开始消食：有的站在石墩上，悠闲地来回踱步，好像一个高傲的帝王在巡视自己的国土；有的像一个技术高超的杂技演员，站在船头的锁链上，展示着自己的精湛技巧；更有调皮的，飞到了岸边的

栏杆上，昂首挺胸，丝毫不畏惧过往的行人。这些小精灵活泼可爱，吸引着路人的目光，有的路人拿出面包投喂它们，表达着对它们的喜爱。而它们也乐此不疲，灵活地接过飞在空中的食物，享受着美味，真是一个个小吃货啊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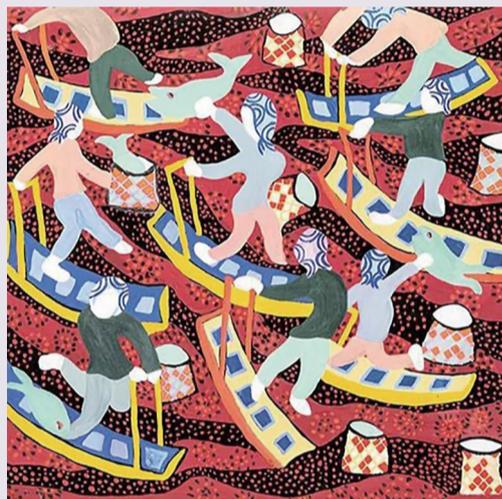
“咕——咕——”那是它们正在表达心中的感激。看着它们自由飞翔的身影，我也仿佛感染了它们的喜悦，心中雀跃不已。我多想自己也是一只可爱的小海鸥，凌风翱翔，恣意飞扬。

“嘟——”嘹亮的汽笛声响起，远航的渔船又踏上征程。海鸥们仿佛听到了召唤，一起飞向天空，伴着渔船前进。“那是平安鸟，有了它们的陪伴，远航的渔船就不再孤单，能平安归来。”听着妈妈的述说，我更加喜爱它们。

我爱这群海上精灵，它们为大海增添了一份活泼生动的美，也寄托了人们心中那一份美好的祝愿。



素描作品
定海二中七(5)班
学生记者 干昊男(证号C15024)



海畔渔歌
普陀东港中学七(2)班
学生记者 郑善荣(证号D1109)

缝进香囊里的旧时光

定海二中八(14)班
学生记者 朱昭然(证号C15122)

最后一次回到老家，推土机的轰鸣已在巷口回响。客厅里打包好的行李无声诉说着离别——这座老屋，连同我整个童年的记忆，即将隐入尘烟。

“再看看，有没有落下什么。”妈妈轻声说。我推开杂物间的门，尘埃在斜射的光柱里浮动。正欲离开时，角落一个蒙尘的鞋盒留住了我的目光。

打开盒子，一对粽子香囊静卧其中。大的那个针脚细密匀整，艾草清香犹存；小的却歪歪扭扭，露出几缕草叶，稚拙得可爱。刹那间，回忆如潮水漫过——

端午前的夜晚，奶奶坐在老藤椅上，把针线往自己跟前拢了拢，才把针递到我手里：“囡囡看，针脚要密，福气才装得牢。”那枚针在她指间轻盈起舞，在我手里却重若千钧。她也不急，只一遍遍地理着线头，把我缝歪的布角悄悄正回来。“慢点好，慢点扎实。”昏黄的灯光染亮她额间的皱纹，漾开的全是笑意。最后，她将我缝制的那个不成形的小香囊托在掌心，像端详珍宝般看了又看：“囡囡缝得最特别，奶奶要收一辈子。”

香囊底下，还压着本泛黄的日记。稚嫩的笔迹写着：“妈妈今天我

我说‘火树银花’。渔港的灯一盏盏亮起来，像海里倒映的星星。”纸页脆薄，字里行间却满是从前海岛盛夏的气息——爷爷补网时哼的渔谣，外婆炊烟里蒸熟的青饼，还有台风天全家围坐听雨时，那盏橘色小灯的暖。

阳光忽然盈满了斗室。我握着这对香囊，忽然明白：推土机推得倒砖墙，却推不倒这些藏在针脚里、融在字句间的光阴。家的记忆从来不在恢弘处，而在这些看似微小的细节里——它可能是一个漏针的香囊，是一句走了调的渔号，是一碗被海风吹过的粥，是这座海港小城里，无数个被海雾润湿又让炊烟焐热的晨昏。

我将香囊小心收进行囊。老屋将逝，但我知道，家的根，从未真正扎在砖石之中。它缝在这些细微的针脚里，写在这些天真的字句里，沉淀在每一个平凡却闪光的瞬间里。它们微小如萤，却汇聚成河，照亮了我来时与将去的路。

我带走的，是一个鞋盒也装得下的旧时光，而这份重量，足以让我在无论多么崭新的天地里，都不会迷失归航的星斗。故乡的海风会继续吹拂，只是换了方向，而缝在香囊里的那些旧时光，将永远在我心底，散发着艾草般清苦而绵长的芬芳。

(指导老师：刘许红)